

YALISHIDUODE DE  
YUYAN ZHIXUE

# 亚里士多德<sup>①</sup> 语言哲学

邱雯◎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 / 邱雯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202-12271-6

I. ①亚… II. ①邱… III. ①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前 384- 前 322) — 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 B502.233 ②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0983 号

---

书 名 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哲学

著 者 邱雯

---

责任编辑 李成轩 沈鸿雁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市汇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99 000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2271-6

定 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 潜隐在亚里士多德遗产中的语言学金矿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是百科全书式的。但是，在他的所有遗产中，却不见语言学！

莫非古希腊人在“百科”分类上，有逻辑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心理学，而不单列语言学？

莫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六论实际上就是语言学？

的确，林立于现代诸学科之中的“语言学”，流行的英语概念是“linguistics”，法语则是“linguistique”，都来自拉丁语的“舌头、语言”（“language, tongue”）。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常常用“语言专家”（英语“master of languages”）、“学习研究语言者”（英语“student of language”）的词语表示所从事的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

而在古希腊则有另一个形容词“喜欢语言的”（希腊字母写作“φιλόλογος”/拉丁字母写为“philologos”），它由两个根词组成：“爱、喜爱（φίλος/philos）”和“词语、发声、争辩（λόγος/logos）”构成。当时，希腊人用这个形容词称呼那些“爱好语文”的人。而著名的“语文学”（φιλολογία/philologia）就是这些爱好语文的人从事的学习和研究的领域。但是，当时的语文学（φιλολογία/philologia）领域很宽泛，可以指称最普通的学术领域，也可以指文学领域，还可以指那些喜欢辩论、喜欢推理的人所从事的领域，那么它也就自然包括逻辑学，而“喜欢语言的”人中也包括雄辩家、哲学家和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

亚里士多德的遗产自然也是“语文学的”。

然而，中世纪之后，语文学（φιλολογία / philologia）一词渐渐分为两种方向的指称，一个方向是古典学（Classics），或者称为古典研究（Classical Studies），它是对所有古物、古迹、古文献（antiquity）进行研究的学问。另一个方向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大约20世纪以前，西方各国语文都是用希腊语“φιλολογία / philologia /”一词的转写指称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拉丁语是“philologia”，意大利文是“filologia”，西班牙文是“filología”，英文是“linguistics”，法文是“linguistique”，俄文是“филология”。

那么，无论从“古典学”的意义上说，还是从现代的“语文学”词义上讲，亚里士多德的遗产中的确没有一本“语言学”专著。

但是，我们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所有遗产中，语言学，即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论断随处都在闪现着光芒。它是潜隐在亚里士多德所有遗产中的一个珍贵的矿脉。

亚里士多德的所有理论背后有一个自成体系的语言理论，涉及语音、词句、语义、语用等方面，这一语言学体系不仅支撑着亚里士多德自身的所有理论，更是西方学术的根本所在。国内外的学者往往将亚里士多德视为哲学家或逻辑学家，而将语言视为亚里士多德论述哲学或逻辑学的工具，他们因而忽视了亚里士多德在语言学领域的建构，进而忽视了亚里士多德著述中可待重新挖掘的巨大的语言学矿藏。本书通查及梳理亚里士多德所有著作中关于语言的论述，由此发现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考察与论述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领域。这四个领域，因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般的智慧而涵盖极广，又因这位哲学家的理论睿智而论辩极深，它们构成了一个散在的，又有很强内在联系的语言学体系。笔者奢望，通过梳理挖掘亚里士多德这四个领域的语言论述，通过归纳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学体系，能够在古希腊哲人那里重新发现可以成为语言诗学新基养的矿脉。

本书发现归纳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第一个领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声音属性的丰富考察及对语言的本质属性的深刻论述，亚里

士多德从声音的角度探寻什么是语言这一本质问题。他在《动物志》《动物四篇》《灵魂论》等著作中详细探究了有生命之物如何综合运动肺、咽喉、舌、唇、齿等身体器官以发出语音的复杂过程。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四个概念：“声响”（ψόφος）、“声音”（φωνή）、“动物语言”（διάλεκτος）和“人类语言”（λόγος），并通过四者之间的相互比较来展示它们的含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语言”（λόγος）是人类通过肺、咽喉、自由运动的舌、肉质的上下唇等器官，运用心识或理性而发出的，说明事物善恶、是否符合正义等义理观念。由更加丰富的元音、辅音等不可分的音组成，具有清晰的分节性，其意义来自人类“习惯”（κατὰ συνθήκην）的声音符号。虽然“动物语言”也能表达喜怒哀乐等情感，但只有“人类语言”能表达义理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语义范畴的差异是“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根本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源自于人类和动物不同的“灵魂”（ψυχή）机能。直到索绪尔，西方语言学一直根植于语音上，“音律学”（προσωδία/Prosody）更是语言学中专门研究语音的分支理论（Prosody in linguistics），而最狭义的“诗学”就是对“格律”（μέτρον/metre）的研究。其实，语言学的音律学（Prosody）与诗学的音韵学（Prosody），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包括汉语）都是一体的。返回亚里士多德关于语音的考察和论述，或可以为诗学中的音韵、诗律问题研究别开生面。

本书发现归纳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第二个领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构造”的“元素”和“成分”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根据“分析哲学”所一贯的“逻辑原子主义”原则，对语言的构造从音素到词句的各个组成成分逐层分辨。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主题，亚里士多德在《解释篇》和《诗学》中对语言的成分作出了不同的分类。《解释篇》的研究对象是“命题”，亚里士多德在其中分析了三个语言“成分”（μέρος），即“名词”（ὄνομα）、“动词”（ῥήμα）、“句子”（λόγος），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三者是每个命题都必不可少的成分。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作为悲剧六要素之一的“语言”作出了更加全面、细致、

深入的探究，不仅分析了“名词”“动词”和“句子”（语段），还分析了其他语言“成分”，即“音素”（στοιχείον）、“音节”（συλλαβή）、“连接成分”（σύνδεσμος）、“指示成分”（άρθρον）、“曲折变化”（πτώσεις）。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在《诗学》中如此关注语言的细节，是因为他认为诗是一种“摹仿”（μιμήσεις/imitation），不同的摹仿“采用不同的媒介”（ἐν ἑτέροις/in using means generically different），而诗采用的“媒介”正是语言。准确地说，《解释篇》中的三成分只是“命题的成分”，而《诗学》中的八成分才可以被称为“语言的成分”。亚里士多德在分析语言不同层次的“元素”的同时又格外强调“统一性”（ἐν, τέλειός, ὅλος）的概念。“统一性”不仅是亚里士多德对命题、句子、语段的要求，也是亚里士多德构造每一个理论领域的内在标准。不论是逻辑学理论、哲学理论，还是诗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始终强调“统一性”。

本书发现归纳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第三个领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符号”的意义问题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论述中，从表意功能的角度阐发了人类语言的独特本质。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心理印象”（εν τῇ ψυχῇ παθημάτων）的“符号”（σημεία）。符号的本质在于可代替其所标志的事物发挥相同的效用，它的意义并非来自符号本身，而是源自于其所标志的事物。同样的，语言符号的意义也来自于其所标志的“心理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所标志的“心理印象”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它不是灵魂机能中主观性较强的“感觉”（αἴσθησις）和“臆想”（φαντασία），而是通过“感觉”“臆想”“思想”（νόος）等灵魂机能的连续作用而产生的关于事物本质的认知。作为事物“肖像”（ὁμοίωμα）的“心理印象”复制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除去了物质材料的事物的本质形式，它对于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亚里士多德还区分了语言的“意义”（meaning/sense）和“指称”（reference）。语言的“意义”是语言直接标志的“心理印象”，这种“心理印象”体现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语言的“指称”是语言通过“心理印象”的中介作用，间接标志的现实存在的一个个具体“事物”（πρᾶγμα）。

此外，亚里士多德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语言意义，即“本质意义”（meaning by nature）和“用法意义”（meaning to us）。语言的“本质意义”源自于其所标志的“心理印象”，这种“本质意义”是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不受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语言的“用法意义”则取决于使用者头脑中与该词语相关联的主观信念，这些“用法意义”是对本质外的其他范畴的特征的认知。符号论诗学是现代诗学的一大趋势，符号论者如能越过埃科、罗兰·巴特、索绪尔而直达亚里士多德，他们必然能从此过程中得多更多启发。

本书发现归纳的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的第四个领域是亚里士多德关于语言的沟通功能的研究，亚里士多德从应用的角度考查作为沟通媒介的语言符号如何对不同的沟通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语言的沟通能力问题，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语言的“潜能”（δύναμις）问题。“潜能”命题是亚里士多德论述中极具可开发性的诗学矿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领域里语言潜能的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演说者在使用语言时拥有比逻辑学者更多的自由，诗人在使用语言时又拥有比演说者更多的自由，演说者和诗人能够不同程度地挖掘语言的潜能，实现修辞语言的“美”（ἀρετή）和诗学语言的“美”（ἀρετή）。逻辑学与诗学、修辞学之所以在语言的使用方面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目的。以语言的应用为基础，亚里士多德建立起了三种不同的语言艺术：逻辑艺术、诗学艺术、修辞艺术。亚里士多德将语言的“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和“风格意义”（stylistic meaning）相区分，并强调认知意义是语言的基本意义，风格意义只能在认知意义的基础上起到一种修饰、装饰的作用，诗人和演说者在追求风格意义的时候不能破坏语言表意的清晰性和明确性。“隐喻词”（μεταφορά）是各种“奇异词”（ξενικός）中最特殊的一类，也是最受亚里士多德重视的一类。隐喻词不仅像一般奇异词那样具有风格意义，还像普通词一样具有认知意义，因为隐喻词的使用蕴含着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探索 and 发现。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注意到语言使用的“规律性”，在逻辑学中，对语言的意义和结构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另一方

面，他也注意到语言使用的“自由性”，在诗学和修辞学中，对语言的不同“潜能”做出了细致的界定。亚里士多德对语言使用二重性的区分，对日后的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目 录

##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语言理论的探究背景 / 1

### 第一节 理论渊源 / 1

- 一、语言是诗艺模仿的媒介 / 1
- 二、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传统 / 2
- 三、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 3
- 四、“诗学”概念的辨析 / 5
- 五、“语言学”及“语言”概念的辨析 / 6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史 / 13

- 一、专著和论文 / 13
- 二、语言史著作 / 18

### 第三节 学术焦点 / 25

##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音”论 (Prosody) / 29

###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语音三概念：声响 (ψόφος)、声音 (φωνή)、 语言 (διάλεκτος) / 30

- 一、声响 (ψόφος) 与声音 (φωνή) 的比较 / 31
- 二、声音 (φωνή) 与语言 (διάλεκτος) 的比较 / 34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语言 (λόγος) 与动物语言 (διάλεκτος) 的比较 / 36

- 一、《政治学》：义理内涵 / 36
- 二、《动物四篇》：唇舌独特 / 39
- 三、《问题集》：分节清晰 / 41
- 四、《解释篇》：约定俗成 / 44

###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论语言的节奏与格律 / 47

一、语言的节奏感 / 47

二、格律与音步 / 48

三、英语诗歌的格律 / 50

##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元素”论 (Elementalism) / 52

###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解释篇》中的三成分 / 52

一、名词 (ὄνομα) / 54

二、动词 (ῥῆμα) / 60

三、句子 (λόγος) / 65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八成分 / 67

一、八成分的划分标准 / 68

二、音素 (στοιχεῖον) 和音节 (συλλαβή) / 70

三、连接成分 (σύνδεσμος)、指示成分 (ἀρθρον)、曲折变化 (πτῶσις)、名词 (ὄνομα) 和动词 (ῥῆμα) / 74

四、语段 (λόγος) / 79

###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统一性” (ἐν,τέλειός,ὅλος) 标准 / 84

一、“统一性”的含义 / 85

二、《诗学》中的“统一性” / 86

##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符号”论 (Semiotics) / 91

### 第一节 柏拉图的理论背景 / 92

###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语言“符号” (σημεία) / 98

一、作为“符号” (σημεία) 的语言 / 98

二、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 / 104

三、语言符号标志的“心理印象” (εν τῇ ψυχῇ παθημάτων) / 107

四、“事物” (πράγματα) 与语言符号 / 125

###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用法意义 (meaning to us) 与本质意义 (meaning by nature) / 130

一、“一词多用”	
(πολλαχῶς/πλεοναχῶς...λέγεται) 现象 / 130	
二、用法意义 (meaning to us) 与本质意义	
(meaning by nature) 的比较 / 135	
三、非指称用语的意义 / 139	
第四节 意义与定义的比较 / 140	
一、表面定义 (nominal definition) 和本质定义	
(essential definition) / 140	
二、定义与意义的关系 / 142	
三、定义与证明的关系 / 143	
第五节 与现代语义理论的比较分析 / 146	
第五章 亚里士多德“能”论 (Functionalism) / 153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潜能” (δύναμις) 命题 / 154	
一、“潜能”的含义 / 154	
二、诗艺的“潜能” / 155	
三、语言的“潜能” / 157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三种语言:	
逻辑语言、诗学语言、修辞语言 / 161	
一、逻辑语言 / 163	
二、诗学语言 / 169	
三、修辞语言 / 175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的“隐喻” (μεταφορὰ) 理论 / 178	
一、隐喻的“风格意义” (stylistic meaning) / 179	
二、隐喻的“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 / 181	
第四节 语言使用的“规律性”与“自由性” / 189	
结 语 / 194	
参 考 文 献 / 207	
附 录 关 键 词 索 引 / 219	

#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语言理论的探究背景

## 第一节 理论渊源

### 一、语言是诗艺模仿的媒介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一开篇便指出，所有的诗艺总的说来都是一种模仿（mimesis），“史诗的编制，悲剧、戏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模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模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sup>①</sup>。不同的模仿“采用不同的媒介”（ἐν ἑτέροις/in using means generically different），例如，画家和雕塑家用色彩和形态进行模仿，歌唱家用声音进行模仿，舞蹈用节奏进行模仿。诗采用的模仿媒介正是“语言”，悲剧的模仿媒介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经过装饰的语言”，即带有节奏和音调的语言。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有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情节、性格、思想、语言、唱段、戏景。“语言”不仅是悲剧的六要素之一，而且“情节”的构造，“性格”的表现，“思想”的传达都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得以实现。《诗学》1456b19-1458b58 专门讨论“语言”。陈中梅先生在《诗学》1456b19 的注释中指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论诗和研究语言往往不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码事。但是，在古希腊，诗和语法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密切；grammatike 是研究和评析诗，尤其是荷马史诗的‘工具’”<sup>②</sup>。其实，不仅古希腊学者论诗时重视语言研究，西方的古典“语文学”

①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 27 页。

②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 143 页。

(philology) 研究一直有一种重视语言和文本分析的传统。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更是将语言推向了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因此,文学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的研究,因为“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我们可以说,每一件文学作品都只是一种特定语言中文字语汇的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一块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sup>①</sup>。语言给予文学的发展以重要的影响,诗歌的研究更是紧紧依赖于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在那些几种语言传统相互争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与国家中,诗人对某种语言的使用、态度以及忠诚不仅对这一语言体系的发展是重要的,而且对理解他的艺术也是重要的。在意大利,文学史家几乎不可能无视‘语言问题’”<sup>②</sup>。

## 二、西方古典语文学研究传统

西方有一个“语文学”的研究传统,这里的“语文学”英文写作“philology”,源自于古希腊语“philologia”,日文中用“文献学”来翻译“philologia”。西方的“语文学”主要指一门“古典学术”。“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把诗人的诗歌、哲学家的思想、立法者的观念、庙宇的神圣、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情感、市场与港口的热闹生活、海洋与陆地的面貌,以及工作与休闲中的人们注入新的活力。就像每一门知识所使用的方法一样——或者可以用希腊的方法,用一种完全的哲学方式说——对现存事物并不理解的敬畏之感是研究的出发点,目标是对那些我们已经全面理解的真理和美丽事物的纯洁的幸福的沉思。”<sup>③</sup>维拉莫威兹强调,我们可以把古典学人为地划分为语言学、文学、考古学等各自独立的学科,但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人类自身能力的局限而破坏了古典学本身的整体性,因为“我

①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1~12页。

②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96页。

③ [德]维拉莫威兹著,陈恒译:《古典学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16页。

们要努力探寻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sup>①</sup>。认为西方古典学术研究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在公元前的古罗马时代，就有大批学者致力于古代文献的保存工作。甚至在更早的古希腊智者时代，在某些哲学家或批评家对诗歌的语法分析中，古典语文学研究的萌芽就已经出现。《古典学的历史》翻译者陈恒认为维拉莫威兹和尼采代表了古典学研究中的两种对立倾向。维拉莫威兹谨守着“语文学”的语言立场，重视文献的甄别和考据，尼采则放弃了文献事实，采用哲学思辨的方法构建无法论证的理论。语文学的方法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有区别的，但最好的研究应该将二者相结合，即在语文学考据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辨。意大利思想家维科也被维拉莫威兹列为古典学家。维科前期的代表作和后期的代表作常常是前后矛盾的，一般认为，维科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生的维科是一位语文学家，后半生的维科则变为一位类似尼采的哲学思辨家。维科成功地实现了语文学方法和哲学方法的结合，他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了哲学思辨，并进一步走向了神学。总而言之，西方的古典语文学研究不论哪种倾向，首先都必须重视语言和文本，在语文分析、文献考据的基础上，人们可以进行更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包括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

### 三、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

二十世纪语言学科突飞猛进地发展壮大，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和理论逐渐被借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中，进而引起了哲学、文学等领域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西方古典哲学被称为本体论哲学，主要讨论世界的本质问题。十七世纪笛卡尔的理性哲学被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由此开始的西方近代哲学主要讨论人类思维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不论是古典哲学或是近代哲学，语言都是人们再现世界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到了二十世纪，在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之下，西方

<sup>①</sup> [德] 维拉莫威兹著，陈恒译：《古典学的历史》，上海：三联书店，2008，第16页。

现代哲学实现了“语言学转向”。现代哲学家认为人类一切认知能力都发生在我们的语言结构里，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我们整个历史的载体，更是自我存在的本质显现。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问题，因此，在讨论哲学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语言本身进行批判。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中的工具性问题，而成为哲学反思的起点和基础。

“语言学转向”同样发生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当中，首要表现就是文学研究从侧重外部批评转向了侧重内部批评。十九世纪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批评重视作品的外部因素，包括作家的生平和作品的社会背景等。而内部批评则强调以作品为本，认为文学从根本上是语言的艺术，着重于文本和语言分析。俄国形式主义是最早将语言当作文学研究出发点的学派，反对从文学的外部因素去研究文学作品，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内部研究。该学派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日内瓦语言学派、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重视语言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重要性，“雅各布森甚至认为诗学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重视以语言学为切入点去探讨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发展历史”<sup>①</sup>。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作品的“文学性”（literariness），而这种“文学性”正存在于作品的语言形式当中。因此，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发掘作品的语言、风格以及结构形式，也就是作品的创作手法和技巧。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提出了“陌生化”（defamiliarizing）理论，认为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内容意义最为重要，因为它的功能是为交际服务，而文学语言本身的表达形式最为重要，因为它丧失了语言的意义而只具备诗学功能。文学语言是日常语言“陌生化”之后的产物。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将日常语言“陌生化”的过程，从而使人们丧失对日常熟悉事物的感受，让事物变得陌生，加大理解难度，延长审美过程，重新审美感知原来的事物。“俄国形式主义视文学为自我指涉体，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形式，而形式的关键在语言。文学性体现在单纯的语言能指的滑动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

<sup>①</sup> 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78页。

之中。文学史也就是一部‘自动化—陌生化’不断更替的发展史。”<sup>①</sup>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理论却成为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之一，因为该学派“第一次真正把文学理论从以作者为研究中心转向了以作品即文本为研究中心的轨道上来，真正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指出了方向，开拓了道路”<sup>②</sup>，对后世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等流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 四、“诗学”概念的辨析

“诗学”的英文单词“poetics”源自于古希腊语“ποιητικός”，该词的原意为“capable of making”（能制作的），“creative”（创造的），“creative”（富有成效的）。“ποιητικός”源自于形容词“ποιητός”和动词“ποιέω”，前者表示“made”（制作的），后者表示“make”（制作）。因此，当“ποιητικός”用于诗艺领域时，其本义表示“制作诗歌的技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关于诗艺（ποιητικῆς）本身和诗的类型，每种类型的潜力，应如何组织情节才能写作优秀的诗作，诗（ποίησις）的组成部分的数量和性质，这些，以及属于同一范畴的其他问题，都是我们要在此探讨的。”<sup>③</sup>可见他的“诗学”正是通过阐述制作诗歌的相关理论教育人们如何作诗。

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诗学”一词逐渐用于表示所有文学形式和文学话语的理论。学者 T. V. F. Brogan 将西方近 3000 年来的诗学理论归纳为三种倾向<sup>④</sup>，第一种倾向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主义传统，注重分析作品的客观形式；第二种倾向是浪漫主义时期形成的表现主义传统，注重分析作者的感知和理解；第三种倾向是二十世纪来对亚里士多德研究范式的回归及由此形成的一些新的诗学理论。但不论是哪种倾

① 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第 69 页。

② 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291 页。

③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 27 页。

④ T. V. F. Brogan, The New Princeton Handbook of Poetic Term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向的诗学理论，诗学必须回答的首要的、永恒的问题都是“何以界定一种文学言语的标志”<sup>①</sup>，这个问题古代诗学就已经提出，让·贝西埃认为二十世纪以来诗学的特点之一，“正在于重新考察这一问题，从中总结出诗性的理论特征，同时致力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的美学定义”<sup>②</sup>。如果没有语言问题的研究，“诗与诗学便无从谈起”<sup>③</sup>，“只有有关诗的意识言语问世之后，成为元言语，方可谈论诗学”<sup>④</sup>。因此，不论是狭义的“诗学”（制作诗歌的技艺），还是广义的“诗学”（所有文学形式和文学话语的理论），都离不开对“语言”的研究。

### 五、“语言学”及“语言”概念的辨析

自古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语言进行认识、探索和研究。自从二十世纪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以来，更多的哲学家也投身到对语言的思考和探索当中，促使语言变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语言学”正是研究人类语言特性的学科。那么什么是语言呢？这是语言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与语言研究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语言的特征、语言的意义、语言的使用、语言的规则、语言的范围、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区别、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与生理的关系、语言与心理的关系等等，都必须建立在对语言认识的基础之上。什么是语言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不同的学者在给语言下定义时，往往突出语言的不同特质。不同的定义蕴含了对语言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途径，进而形成了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语言理论学派，不仅影响了人们对语言的认知，还影响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进而影响诗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在《语言的定义》<sup>⑤</sup>一文中，作者潘文国收集了从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一些权威学者、语言学家、

① [法]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页。

② [法]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1页。

③ [法]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④ [法]让·贝西埃等著，史忠义译：《诗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第5页。

⑤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月，第33卷第1期。